

狂野的陳醫生

作者: Jerry.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01 肚子裡的小生命

分手後，姨媽遲遲不來，我望著驗孕棒上的兩條槓。走投無路之際，找上孩子他爹。一個月不見的男人帶著藍色口罩，白大褂的袖口微微捲起，眼神冷漠，一雙細長的眸子透過鏡片目光露在我的身上：「要復合？」我努力壓制著內心的小火苗：「我大姨媽一直沒來。」陳州一副將我已看穿的樣子，頭也沒抬，語氣疏離淡漠：「少熬夜，少吃冰。」緊接著又提醒了一句：「月經不調去掛婦科的號。」他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，與我保持著距離。也對，當初死纏爛打追他的是我，提上褲子就踹了他也是我。他看我不爽，也正常。「我懷孕了！」我一拍桌子。陳州眸色微動，微微一愣，目光看向我的小腹：「車里那次？」他扶了扶眼鏡，無奈嘆了口氣：「跟你說了不安全，你偏不聽」想起那天自己在車里那場狂野，我不由得耳根一熱。分手那天，我想著淡了這麼久還沒睡到陳州這種極品，虧得慌。於是，不顧他当天连做三场手术的疲惫，我直接给他绑到了车后座。我跨坐在他身上，就开始脱衣服。向来正经的陈医生哪见过这场面：「秋雨，车里没有那个，不安全.....」「秋雨，会被人看到.....」「秋雨，你冷静点.....」我接将脱掉的小吊带塞到了他嘴里：「閉嘴，煩死了。」一番所欲后，我提上子就給他踹下了车。我将一身凌乱、衣衫不整的陈州扔在了大街上，自己扬长而去。踩油门时，腿都软得使不上劲，至于他，更好不到哪去。第二天他找到我时，我正在酒吧给我弟接风，我直接甩了他一句：「陳州，分手吧，你太寡淡，我喜欢野的。」本来这场分手自己做得够漂亮，姿态够高。如今就是后悔，后悔那天没有做全准备工作。「你给我找个靠谱医生，做流产。」我烦躁地呼出一口气，不想与他多废话。「秋雨，你不要冲动。」「我没有冲动，分手了难道还要我生下你的孩子？」「秋秋，别闹了好不好？」「谁跟你闹了陳州？你不管可以，我自己去别的医院做！」总之，我很狂躁，陳州很无奈。最后，他耐下性子，开始哄我：「我们先去找医生检查一下好不好？」「好。」毕竟流产这种事，我也不懂，心里更是怕得很。陳州替我去开了检查的单子，我神情有些恍惚。直到彩超探头抵在肚皮上时，不知为何心里一阵酸涩：「陳州，你这个混蛋，我恨死你了。」一想到有个生命要从自己身体流出，未知的恐惧伴着心酸溢满心间，眼泪再也忍不住：「人流疼不疼啊？是要手术吗？会不会有后遗症？呜呜....」陳州眼圈亦微微泛红，他紧紧拉着我的手：「秋雨，我們留」

02突如其來的轉變

陳州眼圈亦微微泛紅，他緊緊拉着我的手：「秋雨，我們留...」他話還沒說完，彩超醫生先打斷了他：「陳醫生，你女朋友沒懷孕啊。」她指了指超聲的屏幕：「你自己看，子宮沒有回聲。」說着，又瞧了一眼驗血的報告，更加確定了：「這HCG也很低，肯定沒有懷孕的。」陳州起身望着屏幕，不知是失望還是鬆了口氣：「秋雨，確實沒有懷孕。」這下輪到我傻眼了，哭早了？我明明測的是兩道杠啊，這玩意也能詐胡？「我.....我自己測的就是懷孕了啊....」他抬手摸了摸我的頭，安慰道：「沒事。」什麼叫沒事？「你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吧？」故意來接近他，故意來求復合。「沒有。」他無奈笑了笑，又補了句，「故意的也可以。」什麼叫故意的也可以？是，當初確實是我死纏爛打追的他。那時，我闌尾炎急診，陳州給我做的手術。只一眼，我這個顏狗便淪陷在了他那張清冷絕世的臉上。白大褂，金絲眼鏡，寬肩長腿，將禁欲氣息拉到了滿格。我又是個手控，尤其他低頭在鍵盤上認真寫病例時，那雙纖長骨節分明的手，每動一下都像在我的心尖上打鼓。這個男人，簡直是在我的審美上蹦迪。從此，我每天故意腰疼肚子疼胸口疼，早中午各種問候追求。可他就像一朵不可褻玩的高嶺之花，每次都冷冷甩我一句：「我們不適合。」可奈何我是真饞陳州啊，傲娇難泡，誰讓我稀罕呢？送餐送愛心他不收，我便開始送錦旗。錦旗上印了四個大字：【國服扁鵲。】於是，我便在陳州的科室出了名。來得多了，他們同事都打趣他：「陳醫生，你家的國服小姐己來啦。」最後，顧淮認輸了：「秋雨，要不我們試試吧。」說好的試試，可他這個人比唐僧還冷淡。不給親，不給抱，交往三個月才拉拉小手。閨蜜說，做醫生的可能見的病人多了，會冷淡。我一想，這哪行？中看不中用誰能忍？我還想好好褻玩他呢。我天天琢磨着推倒陳州。生日那天，我買了套情趣清涼小睡衣，在家定了燭光晚餐。我好不容易給他勾了過來，結果他坐下沒三分鐘就走了。他工作特殊，加班，夜班，急診，緊急召回是常態。他希望我理解他，我也努力理解了。可那天，我到医院去接他下班時，他正抱着一個女孩，那女孩正靠在他懷里哭得梨花帶雨。我一氣之下，就給他綁到車里來了場強制愛，隨後便提了分手。雖然交往時，他惹我生氣，我總會故意假裝生氣說要跟他分手。他這個人也不會哄人，到最後，還是我先繃不住去找他貼貼。媽的，誰叫我饞他身子呢？可這次不一樣，一想到他在我生日丟下我，抱着別的女人，心裡就膈應得不行。我沒想找他復合的，可他好像明顯不信。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釋，為何自己測着兩道杠，到医院就是假的：「反正我在家就是自己測着兩道杠的。」他沒什麼反應：「哦」「哦？」我一下又有点火了，「你是不是不信？」他淡淡解釋：「沒有，你說什麼就是什麼。」什麼叫我說什麼就是什麼？他還是覺得我故意的唄？我氣急：「不信你跟我回家看看，就是兩道杠！」「好。」他竟然應下了。走就走，我總要還自己一個清白。可是到家後，我傻眼了。我找了一圈都沒有找到驗孕棒：「陳州，我好像給丟垃圾桶了...」本來趾高氣揚的氣勢，一下子就有点熄火了。「哦。」他唇角微微勾着笑。媽的，這狗男人是純純不信啊。「反正我不是故意叫你来我家的。」我沒好氣解釋了句。

03難忘的夜晚

「反正我不是故意叫你来我家的。」我没好气解释了句。他蓦然低低笑了一声，竟转身勾着一条裙子递到我的眼前：「这个也不是故意的？」我定睛一瞧，这不是我买的那条情趣战袍吗.....因为一直没用上，就扔在了一旁。就在我还没想好如何反击他时，他又将一个小盒子扔在了床上，目光黏着我，声音轻佻：「这个也不是故意的？」那不是我放在床头准备的作案工具吗。我脸瞬间一热，对上陳州那一副早将我看穿的神色。我咬了咬牙，嘴硬道：「给现男友准备的。」「呵..」

他轻笑一声，上前一步，在我身前压下一片阴影：「那个比我野的是吗？」「当...当然。」我继续嘴硬，「小狼狗又奶又野。」腰突然被他揽住，我猝不及防地整个人靠在了他的胸膛，他低头，与我视线撞在了一起：「吊牌和包装都没拆。」他提醒我。我转头躲避着他的视线，轻哼一声：「不用你管。」他微微用力，一只手揽着我的腰，一只手抚上我的后脑，整个人被他禁锢在身前。他目光炽热，清冷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危险：「秋雨，你最好嘴一直这么硬。」说着，便吻了上来，我整个人都蒙了。以前亲的时候，他还算温柔，而这次，陳州好像疯了一样。我大口呼吸着，他一只手扶着我的脑袋，另一只手，抬手摘掉了眼镜。然后解开了领带，扔在了床上。我刚喘了没两口气，他又亲了上来。一边亲着，一边单手解着衬衫的扣子。很快，衣衫散落，露出了我觊觎多时的肉体。妈的，狗男人在勾引我...他知道我最吃这套。這谁能受得了？我咽了咽口水。他呼吸起伏着，贴在我耳边，哑声问道：「秋雨，喜欢野的是吗？」「顾淮，你你干吗....」我推着他的胸膛。他死死盯着我，低笑了一声。然后，清凉小战袍套到了我的身上，领带系在了我的手腕上。没用几分钟。他慢条斯理擦着手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勾引：「秋秋，求我」

「狗男人，我是那么容易被拿捏的吗：「求你....」「给谁准备的？」「给你给你.....」「喜欢小狼狗？」「不喜欢，只喜欢顾医生.....」「还分不分手了？」[呜呜，不分了.....]脸先不要了，我求了他一夜.....后来，我晕晕忽忽看见他拿着我床头柜的一个小盒子，若有所思。我有气无力：「你看什么呢？」他给我指了指盒子上的字：「你买错了，这不是早孕试纸。」盒子上写的是：【排卵试纸.....】所以，我外卖下错单了？把自己坑了？

04 尷尬的誤會

昨夜有多瘋狂，第二天醒來就有多迷茫。一睜眼，十一點多了。一摸身旁的位置，人沒了。很好，陳州這個狗男人，跟我學睡完就跑是吧？我氣呼呼地翻了個身，目光落在了床頭的一張便箋紙上。我伸手扯下，發現上面工工整整寫着：「秋秋，我上班去了。」哦也對，他今天要上班。我伸了個懶腰準備起床，目光掃過房間，發現陳州竟然還把昨晚的戰場收拾了。連我的衣服都洗好晾在了陽台。我暗自腹誹，果然醫生都有潔癖。昨天睡那麼晚，今天上着早八的班，不知道他腰酸不酸。反正我是一身難言的酸痛。陳州這個狗男人，人前一本正經，別說親嘴了，就連在同事朋友面前拉個手他都要顧忌。關上門變態又禽獸，玩得比誰都花。我是饞他，但是這頓肉吃得差點沒撐死自己。我揉着酸痛的腰，目光掃過陽台上的清涼小戰袍，耳根一熱。媽的，我倆這算是一炮泯恩仇了嗎？就在我還迷迷糊糊之際，手機嗡嗡響了起來。「姐，姐姐」催命的！「滾，沒錢！」我剛要掛掉梁辰的電話，他忙求饒：「別掛別掛姐，你猜我看見誰了？」「不猜。」「我那前姐夫，正陪着一个小女生吃飯呢。」說着，便發來一張照片。我定睛一看，還真是陳州，那個女生，不正是上個月在他懷里哭的那個嗎？「地址！」媽的陳州你給我等着，我要閹了你個狗男人！我換好衣服就殺了過去。「姐，看，那對狗男女出來了。」我弟給我指着門口並肩走出來的兩人，我氣得想殺人。「姐，我去給你出氣。」梁辰比我还急，說着就衝了上去，揪着陳州的衣領來了一拳。陳州一愣，盯着梁辰，眸光冰冷：「是你。」隨即反手就給了他一記回擊，兩個人就這樣在大街上互毆了起來。「哎，你誰啊？」陳州身邊的小女生也嚇得大驚失色，「你們別打了，我...報警了.....」我站在那一時也有些傻了，眼看着兩個人戰況越來越激烈。「哎，梁辰，你別碰他的手，他是醫生！」「陳州，你再打他一下試試！」我用力將兩人拽開，陳州氣喘吁吁地盯着我，眼里藏不住的怒氣：「秋雨，你挺行啊，人都鬧到我跟前了。」呵，狗男人還倒打一耙。「哪有你陳醫生行？」我氣急反駁他，「昨天在我床上賣一宿力，早八的班一點不耽誤，還能陪着小情兒約個會，時間管理大師啊。」陳州眉頭微皺：「什麼小情兒？秋雨，你是不是誤會了？」「誤會？上個月就是她，我過生日的時候，你在醫院抱着她。」我指着一旁的女生，沒好氣斜他一眼。「你別跟我說她是你表妹。」陳州望着我，神色複雜：「不是表妹。」「堂妹。」我：「」沉默幾秒。好像真的是我誤會了...陳州一臉無語看着我，隨後又盯着梁辰看了幾秒，彷彿在思索什麼：「秋秋，你別說他是你表弟。」我無奈嘆了口氣：「不是表弟。」「親的。」破案了，分手那天，恰巧陳州小叔心臟病入院急救，他堂妹一个小女生吓坏了，陳州安慰了她一下，正巧被我撞上。當時我氣急了，光想着辦他了，也沒多問。我給他踹了后，第二天他去找我，我跟他提了分手。恰巧那天我弟剛從國外回來，給他接風呢，他以為是我找的新歡

氣氛一下子就變得有些微妙的尷尬。「呵，內個，姐夫哥好...」梁辰不好意思撓撓頭。「嗨，嫂子姐姐好...」陳州的小堂妹也尷尬地打了個招呼。我和陳州，各自硬撐着回了個微笑。

05陳州的小堂妹

瞥見陳州嘴角的傷，我瞬間就心疼了：「哎哟疼不疼啊？要不要去抹點藥？」我輕輕碰著紅腫處，他轻声安慰我：「沒事。」「姐，我也挨打了，疼著呢！」我弟揉著腮幫子，在一旁憤憤不平。「怎么不打死你呢？誰讓你動手了？蹶得比狗都快！」我剝了他一眼，兔崽子，從小到大成事不足敗事有余。「哎哟，不行，我疼..」这小子還在那哀號著裝起來了，「姐，吐點金幣回點血」我白他一眼，点开微信转账：「滾滾滾。」梁辰拿著碰瓷金麻溜閃了，陳州小堂妹也趕忙找借口溜了：「哥，我先去醫院看看我爸。」陳州點了點頭，又转头看向我：「吃饭了吗？」「没有.....」哪还有心思吃饭，当时只想磨刀霍霍閹了他。陳州陪我在他們醫院樓下吃了一頓飯。鑒於他下午還要上班，我調戲了會他，準備走人。他卻拉住了我：「秋秋，給你拿點藥再走。」我一時不解：「什麼藥啊？」「調理月經的。」他解釋。哦也對，我大姨媽已經遲到很久了。窗口排隊取藥時，他突然低頭問我：「還疼嗎？」我一下沒反應過來：「什麼？」他輕咳一聲，在我耳邊壓低聲音問：「要不要買瓶藥膏？」意識到他說的是什麼時，饒是我這種色鬼，也不由得臉一紅：「不用。」「不用不好意思，真不難受了嗎？」這個人還沒完沒了地問。「你閉嘴吧！」這時候裝什麼好人？昨晚嗓子都很喊啞了，他都不為所動，也不知道哪來的那麼多體力。我氣得去擰他腰間的腹肌。他微微蹙眉，提醒我：「周圍都是同事，注意些影響。」哼，每次都是這樣，人前裝的一本正經，親一下抱一下都不行，脫了衣服就不是他了。「也對，反正都分手了，是該注意影響的。」我故意刺激他。「分手？誰昨天說的不分手？」他低頭，帶著濃濃的審視。我輕哼一聲提醒他：「陳醫生，女人在床上說的話不要信。」「那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？」他質问我。「炮友。」我拿好藥，瞪他一眼，揚長而去。出門時，正好碰上陳州的小堂妹：「嫂子，給你的奶茶。」她送給我一杯奶茶，眼睛卻沒從我身上挪開：「嫂子，你好漂亮啊！能把你的衣服鏈結分享給我一下嗎？」陳州這小堂妹，可比他可愛多了。「謝謝，來，我加你微信發給你。」我拿出手機：「還沒問你叫什麼呢？」「我叫陳婷婷，你叫我婷婷就行。」小丫頭加上微信後，看我朋友圈好奇得不行：「嫂子你這一身搭配也好好看。你頭髮染的是什麼顏色啊？我好喜歡。」小姑娘正上大學呢，每天癡迷於穿衣搭配。我簡單跟他分享一下。